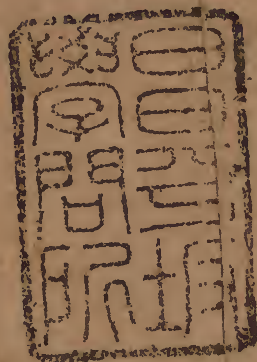


後漢書



漢書門類		五五八九號	四函	五架	三〇冊
------	--	-------	----	----	-----

內閣文庫		五五八九號	三〇冊	二九函	二九架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89
冊數		30	(28)
函號		279		65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楊幹列傳

楊幹字子幹

聖明皇帝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

孔子曰

其不為中庸也狂也 其不為中庸也狂也

者有所為也 此其為也 此其為也

者有所為也 此其為也 此其為也

者有所為也 此其為也 此其為也

者有所為也 此其為也 此其為也

淺草文庫

後漢書卷一百十一

獨行列傳第七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適矣人之好尚不同或為或否各有所適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眾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一百十一

獨

也或志剛金石而剋扞於強禦謂劉茂或意嚴冬霜而

甘心於小諒戴就陸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范武張

蹈義陵險死生等節善也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

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

之則事或有遺措置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

而操行俱絕故總為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

云爾

譙玄傳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
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

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

作期門數為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

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

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

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

多之易曰幹父之蠱注云蠱事也毛詩曰蠱斯后妃

此心羽說今宜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

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

而聞後宮皇太子產而不育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

令殺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一 列傳

衛不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
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
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
之施九女解見崔琦傳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
輒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郎官後遷太常丞以弟服
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朴直言大鴻
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
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衣使
者前書御史大夫頌繡衣直指出計姦猾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持節與太僕任暉
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

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
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
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
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
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
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
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
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
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
能脩尚學業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

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以中牢勅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犍為費貽不肯仕述乃漆身為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

李業傳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元始平帝年也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擊弩射市

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疾乎令

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

逝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

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河水洋洋乎立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政問何謂也孔子曰

此兩入而後從政立聞之也刺胎殺天則騏驎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合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

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

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也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為酒士王莽時官

也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

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

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

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以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輦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

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之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爲任永及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恐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卽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劉茂傳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候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為沮陽令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媯州東沮音阻會王莽篡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為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眾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墻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今并州孟縣也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為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趨山

臣為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

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

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續漢

書宗正丞人比千石也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

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烟火急趨之

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賊令進授不獲

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

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墮馬

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

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

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縣之河也與賊合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為郎中

溫序傳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戍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戍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為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

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脇漢將因以節撻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汗土遂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為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為郎中長子壽服竟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父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序墓在今并州祁縣

彭脩傳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

毗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記曰本名延陵吳王諸

樊封季札漢改曰毗陵

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

休假

與脩俱歸

道為盜所劫脩因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

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

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

行太守事

應劭漢官曰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秩比二千石孝景時更名都尉

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

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脩排閣直入拜於庭

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初不

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

解見文苑補衡傳

朱雲攀毀欄檻白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

府為賢君主簿為忠臣鼂遂原意罰貫獄吏罪後州辟

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

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

脩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

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

太守服也

索盧放傳

索盧放字君陽

索盧姓也

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

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
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
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
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若秦
穆赦孟明而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
赦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
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
起光武使人輿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
子為太子中庶子卒於家續漢書曰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

周嘉傳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
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
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
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
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繫獄
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嘆曰我平王之後正
公玄孫謝承書曰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豈可
後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
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
史太守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
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一
列傳九

白刃交集嘉乃擁蔽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旣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爲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爲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范式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汎少遊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郵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

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
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
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
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
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儀禮喪服記曰
朋友在它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爲之主喪服
又曰朋友麻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總
之經帶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
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
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
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

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
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
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
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
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
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
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
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
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
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

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

阿里里名

也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

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

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

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

史記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卒魏公子聞之

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

監門困故晨門肆志於抱關解見張皓傳也子欲居九夷不患

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為先傭

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

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

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

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

官

李善傳

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

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

諸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

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

為生漣漣乳汁也音竹用反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

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

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
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
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
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滎陽過李元
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
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
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
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王恠傳

王恠字少林

恠音純

廣漢新都人也恠嘗詣京師於空舍

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恠曰我當到洛陽
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
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恠卽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
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恠大度亭長初到
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恠
前卽言之於縣縣以歸恠恠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
牽恠入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恠所由得馬
恠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
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恠自念有葬書生事
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

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
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恠悉以被馬還之彥父
不取又厚遺恠恠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
都令假恠休息自與俱迎彥喪餘金俱存恠由是顯名
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釐亭音釐
合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恠曰仁勝凶邪
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卽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
之聲恠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
進恠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
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

財貨恠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卽今門下游徼者也恠曰
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
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恠故殺之恠曰當爲汝理此冤勿
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日召游徼詰問
具服罪卽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
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張武傳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父業郡門下
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
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

節常持父遺劔至亡處祭醊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
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陸續傳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爲族姓祖父闕字子春建
武中爲尚書令美姿貌喜着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
自是常勅會稽郡獻越布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
民飢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
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
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爲別
駕從事以病去還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

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
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
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
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
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
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
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
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
因食餉美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問
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常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

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謁舍所謂停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卽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續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褒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褒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

剛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東北

年十五詣

太學師事鄧令東海中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

齋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卽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

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
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
常卒官

李充傳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
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
僞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
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
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
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

墓次有人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講授太
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署
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
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
進特徵充爲博士時魯平亦爲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
焉充選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下音假借音子
夜反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
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
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
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

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隲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一日猶昨日也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爲子孫計哉由是見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爲國三老安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卒於家

繆彤傳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搥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

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爲起墳冢乃潛穿井傍以爲密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

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傳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

宜春今袁州縣

少與同郡雷義為

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

前後十餘通記也

記書也

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

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求無已

說文

日詭

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

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

者誤持鄰舍郎袴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

袴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袴還主其事乃顯重後與義

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

以病免後舉茂才除絀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為

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後為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義傳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

鄱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

初為郡功

曹嘗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

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

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得復還義乃以付縣曹

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

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

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
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
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義遂為守灌謁者漢
儀曰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
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官
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范冉傳

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也少為縣小吏年十八
奉檄迎督郵冉耻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
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

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

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

謝承書曰奐字子昌河內武德人明五經負笈追業

常負灌園耻交勢利為考城令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卒

奐後為考城令境接外黃

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
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再見車徒駱驛遂不
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
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敘分
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
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
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

冉長逝不顧桓帝時以冉為萊蕪長

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

南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

韋於朝

史記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

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

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

推鹿車載妻子裙拾自資

袁崧書曰冉去官嘗使兒捃拾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之

一斛囑兒莫道冉後知即令并送

六斛言麥已雜矣遂誓不敢受

或寓息客廬或依宿

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

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

釜中生魚范萊蕪及黨禁解為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

是時西羌反叛黃巾作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

制制書也

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

不行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命遺令勅其子曰

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

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

身斂畢便穿穿單便埋其明堂之奠

禮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玄

注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謂壙中也

于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

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

前書劉向曰延陵季子葬子其高可隱音義云謂人立可

隱肘也隱音於斬反

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

李子堅李固也

今皆不

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

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諡僉曰

宜為貞節先生

諡法清白守節曰貞
好廉自剋曰節也

會葬者二千餘人

刺史郡守各為立碑表墓焉

戴就傳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鋸斧使就挾於肘腋鋸從吳毛詩云不吳不敖何承天纂文曰申今之鋸也張揖字話云甫刃也鋸音華案說文字林三蒼並無鋸字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彭即彭也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掇拾也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

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

本草經曰馬通馬矢也

一夜二日皆謂已

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駮忤行無義忤伏也猶慣習也駮駮吾楷反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

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風俗通曰光祿奉

趙苞傳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今日武州從兄忠為中常侍

苞深耻其門族有宦官名執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

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

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

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柳城縣屬遼西郡值鮮卑萬

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

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

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

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

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

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

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殞斂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

策弔慰封鄒侯鄒今貝州縣也音式榆反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

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

天下遂歐血而死

向栩傳

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也高士傳向長少

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

被髮著絳綃頭

說文綃生絲也從糸肖聲音消案此字當作燥音此消反其字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燥頭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慘頭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

常於竈北坐

板床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

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為顏淵子貢

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句於人或悉邀諸乞兒

俱歸止宿為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禮請辟舉孝廉

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與彭城姜肱京兆韋

著並徵栩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

當脫素從儉

脫易簡素

而栩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偽

及到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

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

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

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

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諒輔傳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為五官掾

百官志曰每州皆置

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

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

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為

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

令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

今郡太守改服責已爲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
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
柴聚芟茅以自環爰乾草也構火其旁將自焚焉未及日中
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劉翊傳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
有其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
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
達卽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
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

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辟爲功曹翊以拂名

公之子拂高之子乃爲起焉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

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

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

爲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爲民也禮記曰名山大澤不

以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

則自以不孤也申甫拂之子拂從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爲

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饑荒翊救給乏絕資其食

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爲具殯葬獨則助營妻

娶寡婦爲妾無夫曰獨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

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困乏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王烈傳

王烈字彥方

魏志烈字彥考

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

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

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

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父延遊吏居玄菟任

爲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親哀之遣就師學爲娶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遼東太守訪州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

遼東年七十八

贊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

忒差也言獨行之人惟此剛乘復方正不差二也

絜果行育德

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也

後漢書卷一百十一終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誌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

易繫辭曰以言

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

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

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

於神明而生著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

於墳記矣

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也

然神經怪

牒玉策金繩關局於明靈之府封滕於瑤壇之上者靡

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

背中赤文朱字止壇舜禮壇於河畔沈璧禮畢至于下吳黃龍卷舒圖出水壇畔

說洪範五行師曠之書占災異之書也今書緯候之部

陰陽之術也緯七經緯也候尚書中候也鈴決之符兵法有玉鈴篇及玄女大韜

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符

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符長八寸有却敵執遠之

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中堅守之符符長六寸有請糧

食益兵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符長四寸有

符符長三寸有諸奉使行之符符長二寸有請

符稽留若符事聞聞符所告者皆誅皆所以探抽冥蹟

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按爾雅曰蹟其流又有風角

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與孤虛之

術風角六日七分解並見郎頌傳遁甲推六甲之陰而

隱遁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

元氣者謂開闢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闢陽為天前

書班固曰東方叔之逢占覆射音義云逢人所問而占

之也日者上筮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季主為日者挺

專折竹上楚辭曰索瓊茅以筮專注云筮八段竹也

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筮音大寧及須臾陰陽吉凶立

成之法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孤虛者孤謂六

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為孤也及望雲省

對孤為虛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

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望雲解見明帝紀省

以占也而斯道隱遠玄與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

命或開末而抑其端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子曰

於鬼神且順或曲辭以章其義易曰探賾索隱鈎深致

下之壘壘者莫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漢自武

善於著龜也

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

而屆焉前書武帝時李少君樂大等並以方術見少君拜文成將軍樂大拜五利將軍貴震天下而海

上燕齊之士莫不搃腕而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自言有禁方矣抵側擊也

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

梁孫咸名應圖錄越登槐鼎之任光武以赤伏符又拜梁為大司空又以讖

文拜孫咸為大司馬見景丹傳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

忤淪敗各見本傳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

矣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

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謂桓譚賈逵張衡之流也各見本傳子長亦云

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司馬遷子子長其父太史公論

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夫物之所偏不能無

蔽雖云大道其或同破五爻反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

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今溫柔敦厚而不愚斯

深於詩者也疎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禮記曰其為人

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疎通知遠書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鄭玄注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也極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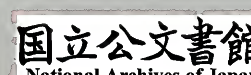
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易曰極數知來之謂道占又曰知變化之道

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繫辭意者多迷

其統取遣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取遣謂信與不信也陰陽

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所執故偏頗也以為甚有者雖流宕失中過稱虛誕者亦為失也中世張衡

為陰陽之宗郎顛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謂襄楷蔡邕楊



厚等也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表顯也

任文公傳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閬中今隆州縣父文孫明曉天官風星

祕要文公少脩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雋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為治中從事時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

為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

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

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舖時湔水涌起十餘丈元

水經注云湔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湔音子延反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

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

篡後文公推數推歷運之數也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

環舍趨走日數十劉敞曰舊本有一時人莫知其故後

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

捷健也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

時蜀武擔石折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楊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悅為女子

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發卒
之武都擔土葬於城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
表其墓華楊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
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為石笋
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
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傳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
名鄴丘漢改為新鄴章帝建

初四年徙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為大司馬召仲

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禮記曰
禮聞來

學不聞
往教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

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

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

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濱莽

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

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祿勳從駕南

郊憲在位忽面向東北含酒三罍音日澀
噴也音巽執法奏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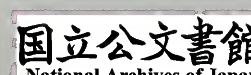
不敬執法糾劾
之官也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

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

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

鞞鞞在馬
胸音胤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

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



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瞶不復言也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觥觥剛直之貌音古橫反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傳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為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為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脩復其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

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

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

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

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方進字子威芋魁芋根也前書飯亨作羹反乎覆

陂當復昔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

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以死效力晨大

悅因署楊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

百餘里數年乃立塘堤堰水也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

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

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

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

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
後以病卒晨於都宮爲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
績皆祭祀之

高獲傳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人尼首方面

尼首首象
尼丘山中

下四方
高也

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素舊師事司徒歐陽歙

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
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
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
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

騎吏迎之獲聞之卽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

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

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伺以致雨獲曰急罷三

郡督郵

續漢書曰監屬縣有三
部每部督郵書一人

明主當自北出到三十

里亭兩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

以禮之禮記曰
軾視馬尾也

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

石城在今
蘇州西南石

城人思之共爲立祠

王喬傳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
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

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

羅張之但得一隻焉乃詔上方詆視說文曰詆亦視也音真各反

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

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

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

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

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

先謁拜之王喬墓在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

立能為崇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

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

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緌氏山頭果乘白鶴駐

山顛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傳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

太守第五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有臧爨倫使收案其

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

所為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

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

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

謝承書曰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上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遊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

罰遂成舉孝廉為壽張令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兩早其業也

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皆為聘娶皆成善士夷

吾薦於州府使各選舉表復兩門戶永平十五年蝗發

泰山流徙郡國荐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

稍遷荆州刺史謝承書曰夷吾斷罪疑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

有詔勅荆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誠長吏勿廢舊儀朕

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臨中央夷吾

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而朝廷嘆息曰諸州

刺史盡如此者朕不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

憂天下常以勵羣臣

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為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

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政致雍熙劉放曰案文勢不當用

字避作化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

後人誤也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尚書洪範曰皇建其有極

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川歟土塗泥而英

資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四科見文苑傳

德曰寬而栗愿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仁足濟時知周

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園錄探

蹟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

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

臣嚴綱勗臣懦弱董督也勗勵也得以免戾寔賴厥勳及其應

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荆州威行

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史記

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

為九伯之冠

左傳曰五侯九伯杜預注云九州之伯也

遷守鉅鹿政合時雍

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京房之

倫

左傳史蘇管太史善筮者京房字君明善陰陽占候見前書

雖密勿在公而身出

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騫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

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

元龜大漢之棟甍

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大也甍亦棟也

宜當拔擢使

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

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

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

疇類也

尸祿負乘夕

惕若厲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厲言君子終日乾乾至于夕猶休惕戒懼若危厲願乞

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

令微臣塞咎免悔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

柴車賤車也冀

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剋死

日如期果卒勅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

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

墓謂塋城墳謂築土

時博士渤海郭鳳亦

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

棺斂具至其日而終

棺音古亂反

楊由傳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

占候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三

列傳

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
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廣柔縣屬蜀郡故城郡在今茂州文川縣西郡
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脯脯當作柿音孚廢反顏氏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削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為肝肺字今俗或作脯或作爲反脯之脯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轉削若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
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飲勅
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鬪
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鬪此
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于家

李南傳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句容今潤州縣也近何少曲山有所容因名焉
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
常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
不德今當卽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
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以為無徵至
脯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
曰向度宛陵浦里航宛陵縣屬丹陽郡航以舟濟水也馬跪足是以不
得速跪屈損也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
南女亦曉家術為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
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百七

列傳

七

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邵傳

李邵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邵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卽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邵候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邵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前書黃鸞參益州之分野

也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邵猶爲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邵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脩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邵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爲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邵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邵陰與少府

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
故郃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
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
封郃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
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
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
二三年喪畢或
去或留也胄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奉世字子明宣帝
時為前將軍見前
也常慕周伯况閔仲叔之為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郃
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
鄭玄陳紀等相結為新城長政貴無為亦好方術時天
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傳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
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
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
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為合膏
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
與吏爭度津吏槌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
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
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廖扶傳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之三

列傳

七

廖扶字文起

廖音力弔反又音力救反

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

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

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為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

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

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

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

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

冢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

謁姓也

先為諸生從扶學後

臨郡未到先遣吏脩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

當時人因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二子孟舉偉

舉並知名

折像傳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

為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

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

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

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

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

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鬪子文有

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

國語曰楚成王每出子文必逃王止而復入謂子文曰人生求

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一百一

列傳

十四

富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

已金玉滿堂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

左傳曰善人富謂之殃幸淫人富謂之殃

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

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傳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

明五經又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

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收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舍神

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漢孔圖

元命包文耀鈞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隱於壺

山之陽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即張衡南都賦云天封大狐是也受業者四方而至

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

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

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

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

藝術安帝初徵為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

徵英及同郡孔喬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常幽居脩志銳意

典籍至乃歷年身不出門鄉里莫李昂謝承書曰昂字子然鄧人也篤

得瞻見公車徵不行卒於家也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詩京氏易室家相待如賓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茂才除召陵令不到官公車徵不行

卒北海郎宗

謝承書曰宗字仲綏安丘人也善京氏易也風角星算推步吉凶常負笈荷擔賣卜給

食瘠服間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車徵策文曰郎宗李昇孔喬等前此徵命未肯降意恐主者玩弄禮意不備

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嘉禮遣詣公車將以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

對策陳災異而為諸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宗占以為京師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

諸公聞之表上博士徵宗恥以占事就徵文書未到夜懸印綬置廳上遁去終于家子頡自有傳

楊倫

見儒林傳

東平王輔六人

謝承書曰輔字公助平陸人學公羊傳援神契常隱居野

廬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唯

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

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

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

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

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

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

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

衣之列環堵之中

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原憲居環堵之中也

晏然自得不

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

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

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

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席令

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傳之禮延問得失

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爲失望謝承書曰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喻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談者失望也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旣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旣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變災異復於常也初英著易章句

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將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孫陵靈帝時以諂事宦人爲司徒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脩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

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

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

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疎文章雖美時敝則不用也禮樂誠貴代末則廢及其

陶措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

數跡乎言文章禮樂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也而或者忽不踐之

地賒無用之功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言無用莊子曰且人之所欲用容足耳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墊猶掘也至乃誚譟遠術賤斥國華遠術謂禮樂國華謂懷道隱逸之士也以

爲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

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前書大人賦曰雖濟萬代不足

乎

以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况有未濟者

乎

乎

萬曆二十四年刑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終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下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唐檀傳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
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
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
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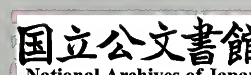
列傳

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祇復問檀變異之應檀以
為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至延光四年中黃門
孫程揚兵殿省也揚舉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閭顯等立濟
陰王為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
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
書二十八篇名為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傳

公沙穆字文又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為兒童不好
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
戕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

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
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
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
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為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
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謝承書曰穆嘗養猪
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價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後舉孝廉以高第為主事
遷縣相時繪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為多不法
廢嫡立庶傲狠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



謂臣曰縉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為輔願改往脩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敞涕泣為謝多從其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終日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

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

謝承書曰穆子字允慈亦為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召

陵令上谷太守也

許曼傳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太山主人生死故詣請命也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為邊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

爲遼東太守以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傳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南陽宗資爲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爲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

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並近莒

宜發五陽郡兵

郡名有陽謂山陽廣陽漢陽南陽丹陽郡

之類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

一時平夷

樊志張傳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爲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之果以破賊於是狀表聞又說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終

單颺傳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百七

列傳

四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
官算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爲漢中太守公事
免後拜尚書卒於官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
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
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
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傳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
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
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
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
尅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公事免
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傳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
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
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
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
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
信之遂求爲益州牧扶亦爲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

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
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
密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扶喪秋毫之善貶纖芥之
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蜀志曰密字子勅廣漢
郡辟命稱疾不往或謂密曰足下欲自比巢許四皓何
故揚文藻見環穎乎密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
意何文藻之有揚乎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
自飾畫哉性自然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纂請
密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密稱疾臥在弟舍
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使張溫大敬服密之文辯
遷大司農而卒

郭玉傳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

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
效乃著針經診脉法傳於世診候也音直忍反弟子程高尋求
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
徵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
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
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人
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
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
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
微腠理皮膚之間也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隨氣用巧針石之間

毫芒卽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
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
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
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
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
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爲不愈也帝
善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傳

華佗字元化佗音徒何反沛國譙人也一名粵音游遊學徐土
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

爲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

處齊不過數種齊音才計反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

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

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俱聚

若在腸胃則斷截前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

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佗別傳曰人有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數

見華佗見其療病平脉之候其驗若神琅琊劉勳爲河

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腳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創

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

療之當得稻糠色犬一頭好馬三匹以繩繫犬頸使走

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

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卽安臥不知

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脚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三

二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以鐵錐貫蛇頭

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
但有眼處而無瞳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創中七日愈
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使使悉解衣
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十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脉
盡出五色作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脉五色血盡視赤
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匝飲以亭歷犬血散立
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冬十一月
申作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
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作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蒸
出器器高二三尺滿百灌作乃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
洽出著粉汗糝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
鬚眉墮落作口是脾半腐可割腹養療也作便飲藥令
臥破腹視脾半腐壞刮去惡肉
以膏傳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
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
者咽喉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蠶甚酸詩義疏曰
蘋澹水上浮萍麗大者謂之蘋小者謂之萍季春始生
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魏志及本草並作蒜
也蠶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郎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

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迎見自相謂曰客車
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
乃知其奇魏志曰故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
男在右則女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
吏尹代苦四肢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
試作熟食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熟食不汗出
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倪尋
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
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療之宜殊即各
與藥明日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為盛怒則差乃多
並起者也
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
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
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百二十一
列傳
八

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
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懣面
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爲
也卽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
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暮當發遇良
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
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針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
病呼佗視脉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間實傷身
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妻稍差
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脉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

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旣已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

母脊乃爲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

枯燥勢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

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佗別傳曰有人病脚臂不能

十處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

割愈卽行也後灸愈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

如引也爲人性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

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勅

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廉

也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

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

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强
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以為腸癰與
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
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
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
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
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
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
搖則穀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
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鸕顧熊經若熊之
攀枝自懸也

鸕顧身不動而回顧也莊子曰此故納
新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引挽腰體動諸

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

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佗別傳曰吳普從佗學微得其
方魏明帝呼之使為禽戲普以

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
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亦以除

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

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

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

間不可妄針針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

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

人者佗授以漆葉青蘘散佗別傳曰青蘘者一名地節
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

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語阿
阿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所
服食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
書無麩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
漆葉屑一斗青麩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
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
而有青麩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
眾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于傳末
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
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
能善補導之事取精
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黑
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瀉還精補腦也常屈
頸鵠息鵠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唯鵠毛長注曰鵠雉
也山海經曰女兒之山多白鵠郭璞曰似雉長

尾走也鬚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
鳴也

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

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

後莫知所在漢武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
木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

行三百里走及麀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

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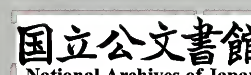
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

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

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

徐登者閩中人也閩中地今泉州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

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東陽今婺州也抱
朴子曰道士趙炳



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
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射去如弩箭
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越方善禁呪也時遭兵亂疾疫大起

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鄞元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寧縣經烏傷謂之烏傷溪在

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次禁枯

樹樹即生蕒易曰枯楊生蕒王弼注云蕒者楊之秀也二人相視而笑共行

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流水

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禁架即禁術也後登物

故炳東入章安縣名屬會稽郡本名回漣光武改為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百

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據

梧支也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
據亡也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

船人不和之和猶許也俗本作知者誤也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

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

眾收殺之人為立祠堂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炳故

祠在今婺州永康縣東俗呼為趙侯祠至今蚊蚋不入祠所江南猶傳趙侯禁法以療疾云

費長房傳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

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

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

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

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說文曰兩人對舉爲扛音江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顧念也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卽長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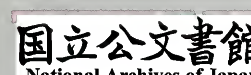
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卽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

南歲歲常有鬼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推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為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乞死太守服罪付其一札以勅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兩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它馬以死罪人問其

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鮮須與還乃飯劉邠曰又甘坐客使至宛案至宛市鮮謂長房身也不當作使字當作往字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田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為眾鬼所殺

薊子訓傳

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今曹州縣有句音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



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
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
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
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
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
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
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
爲設酒脯終日不置後因道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
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或有百歲翁
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

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水經

注曰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霸城

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

近五百歲矣

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各重千斤至此四百二十餘年顧

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劉先生

小住並行應之

並猶且也音蒲朗反

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

而絕

劉根傳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
根學道太守史所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
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

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
太守目覩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
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
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
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
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左慈傳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
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
耳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大湖神
仙傳云松江出好鱸魚味異它處元放於下坐應曰

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
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
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
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鱸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旣已得
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卽所取
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勅使者增市二端語頃
卽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
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
人慈乃爲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
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鱸悉亡其酒脯矣鱸酒肆也操懷

不喜

喜音許
吏反

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

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

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

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

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

言何遽
如許為

事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

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魏文帝典論論郤儉等事曰
頽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

陵甘始名善行氣老而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

為軍吏初儉至之所伏苓賈暴貴數倍議郎安平李李章

學其辟穀食伏苓飲寒水水寒中泄利殆至殞命後始

來衆人無不鳴視狼顧呼吸吐納軍祭酒弘農董芬為

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

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暨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

逐聲乃至
於是也

計子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

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正寢至日

中果死

上成公傳

上成公者宓縣人也

案宓當
作密

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

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

父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解奴辜傳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之三

列傳

七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
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又河南有翹聖
卿善爲丹書符効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盲意亦
與鬼物交通編姓也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姓也風
於姚吳能効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
大夫所病侯爲効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
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効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
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吾殿下夜半
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効之乎侯曰此
小怪易銷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効三人登時仆地無

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甘始傳

甘始東郭延年漢武內傳曰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

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畜精氣

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爲操所錄問其術而行

曹植辨道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
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
言問其所行溫言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
姓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
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芻腰帶割玉刀時悔
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
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
有藥奮尾鼓鯉遊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
噉余時問言寧可試不言是藥去此踰萬里當出塞始
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耗舉其巨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五
列傳
六

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君達號青牛師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要問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曾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餘歲乃入玄丘山去

王真傳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王真年且百歲視之面有

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

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漢武內傳曰王真字叔經上黨人習

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斷穀二白餘口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百

胎息者能不以鼻日嘘翁如在胎之中嗽音朔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

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

年亦有室家為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

方士焉

王和平傳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

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

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

書仙藥焉尸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為尸以解化也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

訛實乖玄奧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下終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易稱遜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

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潁陽謂樂許也武盡美矣終全孤竹

之潔孤竹謂夷齊也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

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求志謂長

沮梁溺全道若薛謂逢萌或靜已以鎮其躁謂逢萌或去危以

圖其安

四皓之類也

或垢俗以動其槩

謂申徒狄晁焦之流也

或疵物

以激其清

梁鴻嚴光之流

然觀其甘心吠敵之中憔悴江海之

上

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北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

就藪澤處閭曠此江海之士

避代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

云性分所至而已

分音符問反

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

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恥

蹈海之節千乘

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赦兮

莫移其情

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魯連蹈東海死耳魯連下聊城出單爵之魯連逃

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

人各有所尚不聞長沮桀溺之言乃告子路

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

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節智巧以逐浮

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

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

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

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

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

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也

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

篡字諸本或作篡法言作篡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

冥冥薄天雖有弋人何施巧而取也

喻賢者隱處不離暴亂之害也然今人謂以計數取物為篡篡亦取也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國語曰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註云側猶特

也禮憂者側席而坐前書公孫弘

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

相望於巖中矣

毛詩序曰干旄美好善也其詩曰子子干旄在浚之城易賁卦六五日賁于丘

園東帛綈綈蒲車以蒲裏輪取其

若薛方逢萌聘而不

肯至前書薛方字子容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

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

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

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

焉蓋錄其絕塵不反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

子奔轍絕塵則回瞠若乎後矣司馬彪注云言不可及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同夫作

者列之此篇

野王二老傳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陽中

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

路見二老者卽禽卽就也易曰卽鹿無虞也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

手西指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臣大王勿往也光

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卽

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帝王統曰按孟子桀卒於鳴條今有鳴條亭也唯孔安國註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爲近之武王亦卽紂於

牧野而大城於郊杜預注左傳曰今河南有郊鄆陌彼二王者

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其備庸可

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也將用之辭而去

莫知所在

向長傳

萬曆三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百五
三

向長字子平高士傳向字作尚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

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

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

因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

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易損卦曰二

益盈虛與時偕行益卦曰損上益下人說無疆也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

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

慶前書慶字子夏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傳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劉攽曰案萌北海人則逢是逢非逢也家貧

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楮歎

曰亭長上捕盜賊故執楮也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

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衛氏宇恐帝大後見怨以為

莽不可諫而喜鬼神即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而死萌謂友人曰三

綱絕矣謂君臣夫婦父子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

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也前書音義曰長安東都城比頭第一門歸將家屬浮海客

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盎盆也

哭於市曰新乎新乎王莽為新都侯及篡號新室故哭之因遂潛藏及光

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在今萊州即墨縣東南有大勞小勞山養志脩道

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

答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
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
繫獄更發它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
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
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
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
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壞德穢
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
僧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謂之論○劉邠曰案謂之論曰避世
牆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

也價

周黨傳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為宗人所
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
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
佐嘗眾中辱黨黨久懷之續漢志鄉佐主收賦稅者後讀春秋聞復
讐之義春秋經書紀侯大夫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夫者何
諱也齊襄公九世祖哀公亨於周紀侯諧之也便輟講
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剋鬪日既交刃而黨為鄉佐所傷
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此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一百三

列傳

五

勅身脩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
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
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黿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
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以待見也○劉邠曰註服此尚書以待見也案文少一詣字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
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
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
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
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
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

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
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
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
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
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黿池著書
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
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傳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
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

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
位於霸閭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皇
謚高士傳曰故梁令閭陽也前書曰太原多晉公族子
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漢興號為難化常
擇嚴猛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以病歸隱居守志茅
誅子弟怨憤至告許刺史二千石
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嚴光傳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
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
乃令以物色訪之以其形貌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
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

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

素舊遣使奉書

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

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
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
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
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
嫌少可更足光曰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
買菜乎求益也

卽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
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
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
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
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

父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
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
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
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
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
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今杭州富
陽縣也本漢富春縣避晉簡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
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春
焉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灘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
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
上下可坐十人臨水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
名爲嚴陵釣壇也
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傳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
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紛綸猶性清高未
嘗脩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
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
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
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
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
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帝王
桀以人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
駕車

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傳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

封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前書莽改允吾

天氏之號次黃帝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

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學

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

燒者問所去失失十一也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

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隣

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

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

節多欲女之以女妻人曰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

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

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

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

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斥遠也

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褻褐

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

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

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

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
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
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
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
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
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
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
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遊舊邦兮遐征將遙
集兮東南心惓惓兮傷悴志非非兮升降爾雅註惓惓
下不定也惓音丁劣反降音下江反詩曰我心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

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哢哢哢音延讒言
捷急之貌固靡慙

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建立也言已無慙於獨立所以
適吳者冀異州之人貴尚賢德

聊道搖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

兮卽浮舍其車而
就舟船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

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光貌光儀也言雖不察見季
札及魯連然冀幸其神靈與

美也之同惟季春兮華阜麥舍舍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

芳香兮日臭茂盛也
臭敗也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委
結

懷恨也
究窮也口囁囁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訕謗也鄭玄注
禮記曰恇恇恐

也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說文曰廡堂下周屋
也釋名大屋曰廡

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

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
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
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
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要離刺吳王僚子慶
忌者冢在今蘇州吳
縣西伯鸞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
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
友之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
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念高子兮
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
終身不仕高士傳曰
恢字伯通

高鳳傳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
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時
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
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山在今唐
州湖陽縣
西北酈元注水經云即
高鳳所隱之西唐山也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
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
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大
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
嫂訟田遂不仕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

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汪父審宋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

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多所陳諫泰博覽篇籍好為文章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薨諡宣侯即羣之父也嘗以

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為

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穎

陽洗耳恥聞禪讓許由隱於穎陽聞堯欲禪乃臨穎而洗耳孤竹長飢羞食

周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不食周粟或高棲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

雖軌跡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

晦泥汗之下心名且猶不顯况怨累之為哉與夫委體

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委體泉沙謂屈原懷沙礫而白沈也鳴弦揆日杜康

臨刑顧曰景而彈琴也論者以事跡相明故引康為喻

臺佟傳

臺佟字孝威佟音大冬之反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武安縣之山也

鑿穴為居采藥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

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魏康高士傳曰刺史

執棗栗之贄往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

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

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傳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

高曆一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一百一

列傳

七

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
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那語餘聲也音乃賀
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
我焉何用藥為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
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
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
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
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
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
亭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矯慎傳

矯慎字仲彥

風俗通曰晉大夫矯父之後也

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

隱遯山谷因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
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為稱然皆推先於
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
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汝南
在扶風之東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
養人施於為政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理大國若烹小鮮又曰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
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

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
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列僊傳曰蕭史秦
繆公時善吹簫公
女弄玉好之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
皇聲鳳來止其室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皆隨鳳
皇飛去又曰陶安公六安治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
色衝天須臾赤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
七日迎汝以赤龍至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
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
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
馬瑤隱於沂山以免且爲事且兔網也毛詩序曰兔且
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
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故慎以爲事焉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
焉

戴良傳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
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
食客嘗三四百人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
少誕節母憇驢鳴憇音虛
託反良嘗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
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
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日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
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
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
既高達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日子自

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帝王紀曰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獨步天下誰與爲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詣府遜也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以壽終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傳

法真字高卿高一作喬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

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京公雖爲不肖而

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

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

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懼音紀具反辟

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

四業謂詩書禮樂也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

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衮職毛詩曰衮職有闕謂

三公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蕭雍顯相

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尚書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

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旣不能遜形遠世豈飲洗耳

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
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
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
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陰老父傳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
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
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邪老父
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
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

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
椽而萬人以寧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今子之君勞人自縱
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
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傳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
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班布也
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
而不至解見獨行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

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

左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廷堅不祀勿諸

德之不建人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
之無復哀哉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
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
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
日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
言雖泣而無所及矣
所終

龐公傳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

峴山在今襄陽縣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

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
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
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
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
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未嘗入城

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
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
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
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
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
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
乎

襄陽記曰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

姊為魏黃門吏部郎子渙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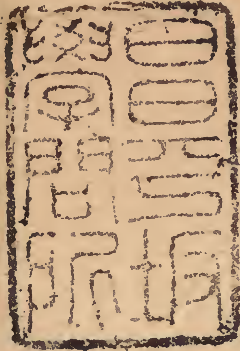
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
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

采藥不反

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
侯習曰都立神祠於山刻石鹿夾神道口俗

因謂之鹿門廟
遂以廟名山也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
全事違塵枉也違遠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終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終



